

秀山的美

蒲光树

前就长成了，历史上称之为“巴山”，也派生出“巴山楚水”这样的词语。清代诗人章铤用“蜀道有时尽，春风几度分。吹来黔地雨，卷入楚天云”，形象地描绘了秀山“脚踏”三省的地理特性与美丽风光。在秀山的山里边，有一座叫“高秀山”的山峰，长得眉清目秀，十分讨人喜欢。于是乎，人们就用这座山的名字来为秀山县命名。

上天造物，钟爱秀山，把丘陵、山峰、河流安排得妥妥帖帖，特别是把一个大平原给了秀山，让我这个从成都来的人，都十分眼馋。秀山县城外，东北—西南走向的平阳盖、川河盖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太阳山，把秀山的绿色原野围了起来，像是围成了一个摇篮，又像是在大地上竖起了一轴一轴的青绿山水屏风。秀山县城就在这个摇篮里、屏风里，美美地躺着。

黔地的雨，楚天的云，应时而来，秀山于是有了优美的生态环境，这是造物者的刻意安排。我去了平阳盖，去了太阳山，还绕了四五十道拐，爬上了海拔一千多米的川河盖。那些旖旎的风光、秀美的生态，让我无比陶醉。越是走近，我越是感觉这里的每一座山都那样好看。这里的山仿佛善解人意，既连绵起伏，又遥遥相望，空出一个一个平原、坝子、台地，供人们耕种。群山之中，一处处院落，一户户人家，宁静、平和、美好，那里有人间平凡的日子与温暖的烟火。山是人的依靠，人依山生存。秀山老百姓格外爱惜山里的一草一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所到之处，处处一片葱翠，处处都是一幅生机勃勃的山水画。

山有多美，水就有多美。沿着边城洪安古镇的清水江一路走去，我敢说，清水江注定就是为拉拉渡而

生的。那一江清水，就如相思一样悠长，打江边走过的男男女女，都想去江水之上体验一把拉拉渡，都梦想着从江水里拉出一串串的故事。我也特别想去拉一拉，可寻梦的人们在渡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只好作罢，干脆把这份期待留给下一次相遇吧。

到梅江河去。梅江河穿秀山县城而过，碧绿的河水带给秀山万般的灵秀与妩媚。我在梅江河边小坐，执一盏清茶，看流水缓缓地歌唱着从我眼前流过。岸边繁茂的豆绿、草绿、橄榄绿都被溶解到了一河碧水里，然后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时，我最希望的是时光能停下来，我也停下来，水也停下来，江上飘的云也停下来，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停下来，就在这梅江河边，安安静静地，给我一个从容品味的机会。秀山的山水实在是太养眼了，几乎治愈了我的眼疾。诸如豆绿、葱绿、苹果绿、草地绿、菩提绿之类，我仿佛都能够辨认了，我那久病的眼睛，好像又恢复对色彩的敏感了——来到秀山，真是不虚此行。

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溶溪河。据说，溶溪河与巴山同时出生，相伴成长。山与山夹岸相对，溶溪河穿行其间。花朵上的露珠、绿草间的雨滴，茂密森林呼出的热气、岩石罅隙里的汩汩细流，都流进了溶溪河。河水一路欢呼，一路跳跃，哺育着岸边的万千生灵。千百年来，人们择水而居，在河边耕种，河上捕鱼，搭屋安家，繁衍生息。人与河流共生共舞，演绎出许多美丽的故事。

沿着溶溪河上山，我们来到武陵锰业渣场。重庆秀山、湖南花垣、贵州松桃并称中国的“锰三角”。锰是秀山的重要矿藏，被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等领域。为了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上世纪80年代，秀山开始开采锰矿资源，人们

把坚硬的铁锹伸进了巴山深处。锰每年为秀山创造近八十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税收贡献率。然而，锰矿的无序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里的植被被损毁，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

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后来，秀山人醒悟过来了，淘汰了锰矿开采企业和电解锰生产企业，永久性封闭两百多个锰矿井洞。他们按照“源头截、两侧控、表面盖”的思路治理锰渣污染，栽种种草，修复生态。于是我们看到，脚下这处占地十五点六万平方米的武陵锰业渣场，经过治理之后，曾经裸露的山坡岩石已经变得绿意盎然。

从武陵锰业渣场下来，我特意在溶溪河畔停留，想再看一看那潺潺流过的河水。溶溪河水很洁、很净，清澈见底，岸边的水草随水流轻轻摆动，仿佛在拨动一根根琴弦、在演奏动人的乐章。我知道，这是秀山人治理生态的结果。我不知道溶溪河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我只觉得，能和溶溪河有这么一次相逢，就已经很好。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秀山的山变得更秀了，水变得更清了，秀山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正如黄杨扁担上飘扬的民歌一样甜美。

秀山县不大，但是老街古朴，新城时尚。穿街过巷，我仿佛漫步在成都，仿佛“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小成都”的秀山真有大成都的韵味啊！更让人称奇的是，偏远的秀山竟和成都一样人口净流入。秀山本地人纷纷回乡创业，外地人争先来秀山读书、就业。秀山不再俯首看地下埋了什么，而是把目光放得更长更远，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秀山秀水秀生态，这里是秀山。



我与一座城

夏夜，偶然读到清代温州诗人项霁的《水乡夜游》一诗。一句“水乡扶梦到温州”，顿时让我的心中泛起思乡的涟漪。

我生长在浙江温州雁荡山北麓的山村。在儿时的记忆里，山是走不完的路。天不亮就出发，走到太阳升起，学堂才会出现在山路的另一头。记得儿时父母带我翻山越岭，在群山之巅看大海浪起浪涌，海水无休无止地撞击着悬崖峭壁，一时间水花四溅。我隔得那么远，都好像闻到了海水的咸腥味。温州临海而又三面环山，在这里，目光尽头总是山。跻群山，头顶天，前临海，从那时起，山与海的激荡，就铭刻在我的心里，并一直伴随着我走过千山万水。

每次回乡小住，我都能体会到山、江、湖、海、岛浑然一体的大美。雁荡山百里画廊，钟灵毓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为“岩石、水、生命的交响曲”。楠溪江山水美、岩奇、瀑多、村古、林秀，宛如一首荡漾三百里的山水田园诗。南麂岛将海洋与草甸融为一体，在蓝色海天之间点燃了亮丽的绿色奇迹。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真切感受到，有一种幸福叫作“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温州自然风光秀美，历史文化悠久，但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生产条件下，老百姓一度生活清苦。农村孩子十几岁就开始“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连做梦都想着走出大山。

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发生在高中时。1985年，我在乐清县东岙农业中学读高二。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从报纸上看到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力发展经济林。我很激动，给景宁的县长写了一封信，介绍我所在村子里世代种植的杨梅、苹果、柑橘等水果苗，还有金银花、杜仲等中药材苗。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回信。十六天后，景宁畲族自治县中药材公司给我回了信——县长已经把信件转给了他们，他们将派人前来考察。大约

水乡扶梦到温州

叶日者

一周后，中药材公司一行三人果然来了，当时就选购了八万棵金银花种苗。年幼的我无比激动，既因为给家乡办了一件好事，更因为第一次用通信的方式“走出”大山，看到了山外面的世界和无限的可能。

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温州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0年12月，十九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领到了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凭借“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精神，温州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

每次回故乡，当飞机从白茫茫的云雾中钻出来，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凝视这片承载着思念与希望的土壤，为故乡的变化暗暗激动。我时常想，这些山沟沟里的“穷乡僻壤”，为什么能够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跃成为中国地图上的闪光存在？这些年，不管我走到何地，总能听到亲切的乡音。温州人已遍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资本、技术、人才等播撒全球。

温州人的精神传承，有特殊的人文底蕴。追根溯源，发祥于温州的宋代永嘉学派，提倡“事功”思想，主张崇尚实务、以民为本，追求富国强民、经世致用，对当地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温州持续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着力打造“美丽中国”温州样本。同时，千年文脉为温州的华彩蝶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且不断刷新着温州的文化“颜值”。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读到“水乡扶梦到温州”，便能在心底漾起涟漪的原因吧。

葫芦

江旺明

盖檐檐嘴巴不停张合，灶房里弥漫着一股香气。

采摘葫芦中，母亲很留意着葫芦做瓢。任那又大又圆、有棱有样且饱经风雨的葫芦，从容变老、变结实。立秋之后，母亲才将其摘下来。用指甲掐几下，不见痕迹，用小棍敲一敲，咚咚作响，如敲小鼓。接着，母亲将其挂在屋檐下晾晒，与晾晒的红高粱、红辣椒、黄色的老丝瓜、紫色的种茄等一起，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

葫芦晾干后，母亲请木匠师傅将其锯成葫芦瓢。家里尽管铁舀瓢不少，但母亲习惯用葫芦瓢。母亲说，用葫芦瓢浇园润地轻便好使，用葫芦瓢舀谷盛麦、铲镰打水都方便，还容易把握多与少。葫芦瓢经久耐用，水浸不糜，暴晒不裂，碰撞不缺，跌摔不破。

退休之后，我将老屋老院整修一新，常回乡居住。年年春日，不忘学着母亲种葫芦。

前年，我在院门前红柿树下种了一墩葫芦。到了秋日，树枝头挂着红柿子和白葫芦。红柿子像红灿灿的灯笼，白葫芦像亮闪闪的银灯，彼此辉映。小鸟常登枝头，啾啾吟唱。去年和今年，我又在院墙脚下种了葫芦。葫芦开花，院墙上像一只只白蝴蝶起舞；花落结实，没多久，院墙上或躺或吊着一只只葫芦。葫芦着的葫芦如玉兔趴着睡觉，吊着的葫芦像明灯闪耀。

一天清早，我从院墙上摘下两只“玉兔”。那“玉兔”白嫩嫩的，浑身长满细细的茸毛。我将其装进袋里，搭公交回县城。车上，我小心翼翼地伺候口袋内的“玉兔”，生怕伤其皮毛。回家之后，做了葫芦炖排骨的美食。全家吃着我的葫芦，都赞不绝口。

在民间，葫芦被视为吉祥物。平民百姓喜爱葫芦，历代文人墨客也偏爱葫芦。宋末元初李道纯赞葫芦诗曰：“花开白玉光而莹，子结黄金圆且坚……”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描绘葫芦的画作很多，画中三餐都是葫芦“当家”。早餐，母亲用葫芦煮粥。炖好的葫芦粥，葫芦块煮碎了、炖化了，与米汤浑然一色，洁白黏稠。中餐，母亲用葫芦焖饭。一半葫芦，一半饭粒，混成一团。晚餐，母亲用葫芦煮疙瘩，多的是葫芦，少的是疙瘩。

随着光景一天天变好，葫芦做的菜也越来越丰富。端午时节，母亲用葫芦炒腊肉。块块葫芦，冰清玉润，片片腊肉，色泽暗红。绿的葱、黄的姜、白的蒜点缀其间，简直就是一幅秋景图。母亲还用葫芦炖肉。先将葫芦块与肉块小炒一会儿，然后将其盛进陶罐，放进灶膛中煨炖。陶罐在灶火中咕咕地叫，罐



▲中国画《阵风》，作者陈龙、周若兰，中国美术馆藏。

荡海

黄港洲

海风柔和而潮湿。夕阳漂在海面上，一束橘红色的波光延伸到我们脚下。趁着天气好，我和几个朋友准备乘坐一只小艇，到海上去荡海。

所谓荡海，就是乘坐小艇在海上来回巡游。对于我们这些长时间在海上工作的人来说，荡海是一项很有趣味的活动。因为一个人在海上待的时间长了，难免会觉得枯燥，此时若能驾一只小艇，到波峰浪谷间开展一些别开生面的活动，一定会给身心带来愉悦之感。此刻，我们坐上配有五马小发动机的快艇，如海燕般在海面上追波逐浪，朝夕阳的方向奔去。

我在艇上很认真地观赏海上的景色：天上的云霞被夕阳映得色彩斑斓，有的壮美如锦缎，有的顽皮似牛羊。一路浪喧艇荡，一路欢歌笑语。朋友老纪是个开朗、幽默的人，个头不高，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在欢愉的氛围里，他要过舵盘，亲自操舵。

我望着他操舵的身影，有意逗他：“左满舵。”

“满舵左。”老纪幽默地回复一声。

然后，他娴熟地把舵盘朝左旋去。不知是他力气太大，还是旋转过急，小艇迅速来了个大转弯，有些像电影里的特技镜头，只是险些把我们甩到海里去。

此刻我才发现，在这浩渺无垠的蓝色

世界里荡海，与在那清逸的湖中荡舟，感觉截然不同。

我曾在浙江杭州的西子湖中划过轻舟，那是与几个友人各操一桨，优哉游哉，一面划船，一面观赏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而在这气势雄浑的大海中，风猛、浪凶，俨然是一场胆略的考验。汹涌澎湃的浪花，有如身披铠甲的骑士，一波接着一波朝我们冲来。当然，这些气势汹汹的骑士，每次冲到小艇面前，就听“哗”的一声响，被撞了个粉碎，然后，丢盔弃甲地向两舷溃逃而去。

一起荡海的人里面，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弄潮儿。只见他们站在小艇的后方，分作两边，对峙地一上一下摇晃着小艇，晃得艇舷都快进水了。我知道，这是他们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候，也就不忍心去打搅他们的快乐。可是，小艇实在晃得太厉害了，我开始担心小艇被荡翻了，于是忍不住向他们摆手，示意停止摇晃、注意安全。可年轻人谁也不理我，反而得意地大笑起来，依然尽情荡他们的海。渐渐地，我也融入他们快乐的气氛里，跟着他们一起开怀大笑了。

天边的彩霞成了绛紫色，我们也终于踏上归程了，可我们的心情，还跳跃在荡海的波峰浪谷间……

秋风中的枫林

折远菲

少雨的陕北神木，植被愈来愈好了。枫林像大地上点燃的火炬，在秋色中是那样抢眼。

在栏杆堡镇营大庄村，枫树一棵一棵，牵起手来了，拥抱着这片土地。经过了春夏的生长，此时的枫树好似秋天的使者，将滚烫的诗意传遍了大地。那枫林，染过似的，有风赶来，窸窸窣窣，那是生命的召唤。

绵绵秋意中，崩梁坡洼上的枫树，妙影汇聚，唱响着丰收的序曲。火把似的高粱穗、弯着腰的谷穗、晃着身子的黑豆荚，还有感觉羞红脸的荞麦……熟悉的画面，都在脑海里闪烁。在枫林下，弃车步行。小道环山而起，从花丛中走了出来。一路上，瓦蓝蓝的天也应和着秋。乡间那条黑灰似的柏油路，快要飘起来了，迎着来来往往的游人。转几道弯，就远离了小城，心情一点一点地亢奋起来。我们宛若在画中穿行，也不知何时就驶入了林海。

在山脚下，弃车步行。小道环山而起，起中有伏。随风摇曳的枫叶，成了大地的绒毯。这里的枫叶是别样的，更像将黄土高原点燃的火焰，有一种奔腾的美。

我们穿行于林海中，秋风把甜

腻送过来，那种亲昵和快意是少有的。前行中，有稚嫩的童声相伴。在孩子们的眼中，世界或许到处都是奥秘。突然间，有脑袋侧出树干：“妈妈，其他树木的叶子，黄了就落下来，为什么枫叶还像花那样红呢？”母亲一愣，迟疑地说：“大概因为它是枫树？”小朋友显然不满足，眼里闪着光芒：“那枫树是什么树呢？”时间似乎静止了，母亲思忖片刻，还是不得其解：“就是每到秋天叶子会变红的树……”

陕北的秋与同纬度其他地方相比，来得更早一些。仿佛刹那间，林海中的秋光成了舞动的火苗，那是枫叶给大地镀上了一层颜色。阳光闪烁，游客身上好像贴上了金子，亮晃晃的。“明年春天，我们也要种树！”“种啥树？”“这还用问？肯定是枫树嘛。”孩子们扭着、跳着、跑着，对枫树的喜爱，都进入父母的眼睛里。

一只鹰飞过，天空变得格外高远。那蓝，是秋季的天空所独有的。路也高了起来，仿佛与天相接。此刻，橙黄橘绿尽收眼底，山岗的秋意似乎更浓了。炊烟愈升愈高，天映衬着，那里有无尽的祥和与宁静。

